

日治時期澎湖瓦硐籍的醫生

許雪姬

一、前言

位在白沙鄉的瓦硐村，對澎湖而言，今日尚足稱道的是張百萬的傳奇，此外並無足觀，然而在日治時期她曾產生過二十四個醫生（包括牙醫、限地醫），對一個寒村而言，習醫意味著離鄉背井，更意味著選擇改變全家生活水平最好的出路。據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的人口調查，瓦硐村一共有五九五人，¹在不到六百人的寒村中，當醫生的比例為4%，並不算低，但有關的研究尚未有人做過。在這二十四個醫生中，除呂耀堂曾短暫回故鄉行醫外，無一人回到瓦硐開業，因此要搜集相關材料相當困難，如果不儘早研究，這段史實即將淹沒；而醫生這個行業是最容易讓家族「翻身」的行業，因此瓦硐也產生幾個醫生家族，如許姓、戴姓、吳姓，這些家族都是陳君愷在其大著《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²所未曾提到的。日治時期台人有海外經驗的除經商者外，醫生到海外行醫的比例不低，本人曾撰〈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取得有效名單一百零四人中，醫生占二十八位，高於經商者二十五位，求學者二十位；³最近完成的〈日治時期赴滿洲國的台灣菁英〉一書中，有效名單五百九十九人，任醫生者則有一百七十二人，幾乎占了四分之一以上，⁴因此瓦硐出身的醫生是否也有海外經驗？這也是研究主題之一。至於這二十四個醫生的大致生平亦是本文所要交待的，如台人中第一位到東北就讀南滿醫學堂（以後的滿洲醫科大學）的呂耀堂；全台排名第十二位取得醫學博士、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的戴神庇；著名的黃濬間諜案中被株連的戴天青。

本文擬先介紹瓦硐地區的移民及日治時期的情況，次分限地醫、醫學校畢業的西醫、牙醫，介紹其生平及其社會參與，最後談其海外經驗及相關的醫生世家。

¹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四十四年十五年保存索引目錄追加，追加三卷，一、四十三年澎湖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報告。

² 陳君愷，〈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集刊(22)（台北：師大，民國八十年），頁一〇七～一一一，表四～七醫生世家一覽表。

³ 許雪姬，〈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發表於「二千年高雄學術研討會」。

⁴ 許雪姬，〈日治時期赴滿洲國的台灣菁英〉，這是一本書稿，本年八月一日才剛完成粗胚，為中研院主題計劃中的分支計劃，該計劃前後進行三年。

幾年前文建會曾提倡大家來寫村史，舉辦過幾次種子隊研習營，當時本人即想，如何利用祖先所留下來的資料為我的故鄉瓦硐寫出歷史。撰寫本文除了讓本人拉近與原鄉的關係外，也藉著本文保留了瓦硐的資料。然而由於資料不完整，疏漏部分亦在所難免，唯盼來日再予補充。

二、瓦硐的移民及日治時期的狀況

(一) 瓦硐的地名由來及另稱

瓦硐即桶板瓦之意，昔日家屋能覆以瓦硐者必屬富人，瓦硐頂社有張百萬蓋瓦硐的華屋，因之得名。當地有句俗語說「有瓦硐厝，沒瓦硐富」，意即，即使能蓋瓦硐厝，也比不上張家的富有。

瓦硐又稱巷港，其得名的理由尚未有制式的說法，大概因地形所使然：

瓦硐港口，兩邊都是珊瑚礁，只在中間有一條巷子一樣的深溝，可供船隻出入。⁵

瓦硐一帶又泛稱頂山，平常要由馬公往瓦硐一帶，通常說是「要落去頂山」，稱頂山的原因是日治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廳以下改設澳務署，將此山澳中的赤崁、吉貝、通樑、鎮海、瓦硐五漁村合併稱為頂山澳，故名。⁶

瓦硐位在北山嶼西方沿岸的中央，與西嶼相望，也與通梁、後寮相鄰，面對著大倉島，其土質大半是玄武岩，⁷因位居瞭望山下，有「飲馬泉滾滾溢出，下注可以灌園」，⁸因此土地適於農業，且能栽培桃、橘等水果，⁹是澎湖地區的農業區，與湖西齊名。瓦硐不僅是農業區，有史以來就是軍事和交通上的要地，就交通上而言，由於瓦硐在西嶼、大山嶼、北山嶼三島所形成的海灣邊緣，且澎湖東岸、北岸及北山嶼北側面對海岸的漁村，若要灣泊媽宮港頗不方便，因此其對外交通不經媽宮到台灣，而直接航向台灣，¹⁰而中屯島形成北山嶼與大山嶼陸路往來的障礙，因此瓦硐與媽宮間早期以海上交通為主，換言之北山嶼與大山嶼兩地間的聯繫，是經由瓦硐港和媽宮港來進

⁵ 《建國日報》，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二版。

⁶ 許神會，《白沙鄉志》（澎湖：白沙鄉公所，民國六十六年），頁五八。

⁷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一年永久保存追加十一卷，台中、台南、嘉義三縣，澎湖廳地質調查手稿元長治復命書。

⁸ 林豪，《澎湖廳志》，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的台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本，一六四種，卷一山川，頁十七。

⁹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年六日，當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月報，本年五月份。

¹⁰ 同前書，明治三十一年乙種永久四十二卷，澎湖島水產調查同廳長報告。

行。清代內垵庄人薛應瑞曾獨立修建自北山到中墩、中墩至潭邊的石堤稱尋廣汐，¹¹但也只是港尾等較靠近中屯的村落利用。

（二）移民

瓦硐有呂、方、吳、李、許、鄭、戴、張、陳、趙等姓，其中方、呂、吳、陳、許都由金門遷到瓦硐。最早到瓦硐的是張姓，第一世祖張隱（字莘庵、諱引治，即澎湖坊間所謂的張百萬），原住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先遷赤崁以捕漁為生，¹²後拾金致富，乃營建別墅於瓦硐，來赤崁時約在崇禎年間，卜建瓦硐厝當在順治初年。¹³許姓入居金門的始祖名五十郎公，到第十三代聘之率其子第十四世的靖弈、靖暢遷瓦硐，時在康熙年間。¹⁴呂姓來瓦硐則在康熙初年，共分三系，二系出自大金門，一系出自小金門。¹⁵方姓來金門後，第十二世方獻玉及子遷到鼎灣，後其子茂埕與孫初譽遷到瓦硐，來澎時間在順治、康熙年間。¹⁶吳姓自同安遷來，第十八、十九世來居瓦硐，時間亦在順治、康熙年間。¹⁷李姓自汀州經金門而遷到瓦硐，來台時間亦推測在順治、康熙年間。¹⁸鄭、趙兩姓來源不詳，都在日治時期才到瓦硐。戴姓則較為特別，原住在中藔，始祖戴媽功幼隨母來瓦硐，時約在道光中葉。¹⁹

至於上述姓氏遷澎的原因，大半都因經濟或親戚因素，但許、李、方、呂諸姓則是迫於明末、清初的兵燹。²⁰

¹¹ 《澎湖廳志》，卷七，人物（上），鄉行，頁二四五。

¹² 據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頁一一八～一二一。

¹³ 張隱生於萬曆三十六年，卒於康熙五年（墓碑）加以推測；另一張姓始祖誇官原居通梁，在乾隆年間定居瓦硐；又參見《白沙鄉志》，頁四八～四九；另參見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頁一一八～一二一。

¹⁴ 〈許漢厚家藏族譜〉，手抄本，〈同安浯江珠浦許氏族譜序〉。

¹⁵ 方景雲，〈澎湖方氏合譜繫誌〉，見《方氏族譜》，手抄本。

¹⁶ 〈呂氏開澎記〉，《呂姓族譜》，民國五十六年一月編著。

¹⁷ 吳姓來瓦硐始祖縣用生於崇禎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三十九年推測。

¹⁸ 〈澎瀛瓦硐下鄉李氏族譜〉，手抄本。

¹⁹ 戴姓來瓦硐者為戴媽功，生於道光十八年，卒於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²⁰ 許雪姬，〈澎湖的人口遷移－以白沙鄉瓦硐村為例〉，收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台北：中研院三民所，民國七十七年），頁六八～六九。

（三）日治時期的瓦硐

日治之初，設台北、台灣、台南三縣及澎湖島一廳，到一九一〇年州廳時期，澎湖廳改為澎湖郡屬高雄州，一九二六年澎湖又恢復廳。瓦硐在一九一〇年前縣廳時期屬瓦硐澳瓦硐鄉，一九一〇年九月改為白沙庄瓦硐。²¹

日治瓦硐住民主要的生產方式有三，一是農業，一是漁業，一是畜產，如以一九〇一年的統計數字來看，專業漁戶只有七家，兼業漁戶則有一百一十戶，和漁業有關人口是四一〇人，大半以農業為主，漁業為副，如以翌年瓦硐的住民數五九五人來計算，全村中和漁業生產有關的人占七成，但專業者不到一成，這和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調查的結果相吻合。²²

瓦硐居民大半業農，其土地上則田1,920裁，²³中則田30,340裁，下則田5,087裁，共110,347裁。²⁴畜產則以黃牛、豚、山羊為主，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瓦硐有家畜1,075頭，家禽1,442隻。²⁵在林業上，瓦硐有苗圃50坪、民林850坪，苗木176,600株，供應澎湖造林之需，瓦硐也有保甲林。²⁶

在人文方面，瓦硐在日治時期有四人獲得紳章，分別是許凌雲、張鵬、吳文仁、趙階，²⁷曾設有書房尚存堂，學生有十一人。²⁸

日治時期的瓦硐仍然重要，每天自馬公到西嶼和白沙瓦硐間有兩次定期及不定期的發動機船來往，也有些零星的交通船經過，在交通上沒有什麼不便。²⁹再者，澎湖和

²¹台灣日新報社編纂，《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台北：該社，大正十年），頁一三一。《白沙鄉志》，頁二十一，大正十五年澎湖再由郡改回廳，瓦硐庄的地位仍不變，一直到日本投降。

²²〈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五年永久保存追加二十八卷，「台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件」，冊二ノ二。

²³裁是澎湖特殊計土地的單位，一裁是三尺，見片岡巖，《台灣風俗誌》（台北：台灣日新報社，大正十三年），頁二六八。

²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六年十五年保存四十四卷，十二門殖產雜，二、三十五年報二十七、百三十年報，第十二表，田圃面積特用農產物播收稻作播收（第三期）各廳報告。

²⁵同前書，明治三十六年十五年保存四十三卷，十二門殖產ノ雜，五、三十五年報製家畜現存數各廳報告，明治三十六年。

²⁶《澎湖事情》，頁九七。

²⁷〈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四年乙種永久，三卷，一八、澎湖廳村北利外十三名紳章附與ノ件，有關這四人的傳記，可參閱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該府，大正五年），頁三五〇～三五六。

²⁸〈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四十九卷，一、三十一年末學校一覽表。

²⁹《澎湖事情》，頁九七。

台灣本島間的貨物運輸船，一天有好幾次在瓦硐停留，³⁰因此由瓦硐港上岸到瓦硐間有好幾家商店，這時白沙鄉的赤崁是行政中心，庄役場、公學校、警察官吏派出所都設在此。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修建了中屯與北山嶼、大山嶼之間的橋（全長一千五百公尺以上）且通行汽車後，赤崁甚至通梁都可經陸路和馬公聯繫，瓦硐港經此變乃失去其重要性。不過瓦硐也因此和媽宮的聯繫更為方便。

三、瓦硐籍的限地醫

（一）瓦硐最早的醫生吳炳清

一八六五年（光緒元年）是基督教英國長老會在台灣南部宣教的開始，第一位宣教師是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他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科，又在柏林、巴黎深造，這年五月馬雅各率其助手來台，六月正式在台工作。³¹醫療傳道是長老會來台宣道重要的手段之一，藉著治療人身進而關懷人心，以治療者做為傳教對象之一。馬雅各首先在台南開設第一家醫院即看西街醫院（今臺南市仁愛街），後因當地民眾反對，遂將醫療工作轉到旗后，然而在旗后、鳳山一帶的傳教工作亦遭迫害。一八六八年十二月馬雅各醫生重返臺南，翌年一月在二老口街「許厝」的公館開設醫館與禮拜堂，此即今日臺南新樓醫院的濫觴。³²西洋宣教士不僅將西洋醫學帶入台灣，連帶地經由學徒制訓練出第一批台灣醫學生。

師徒相傳的第一個台人開業醫是高耀，他直接向馬雅各學習。與瓦硐醫生有師徒傳承關係的是向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學醫的吳道源，他在水仙宮開業，店名為「存養堂」；另一為向蘭大衛醫生（Dr. David Landsborough）習醫的顏振聲、高再得。³³吳道源後來是否信仰基督教不得而知，而顏、³⁴高³⁵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³⁰ 《澎湖廳水產基本調查報告書》，明治三十一年，頁四五三。

³¹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北：台灣基督教長老會，一九六五年），頁六～七。

³² 潘稀祺編，《新樓情·舊相簿：全台第一間西醫病院，歷史腳跡》（臺南：該院，一九九八年），頁三～四。一九〇〇年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另購新地所建之醫院落成，為別於二老口的舊醫館，乃名之曰新樓，即今臺南新醫館的濫觴。

³³ 潘稀祺，《新樓情·舊相簿》，頁二四～二五。

³⁴ 顏振聲，號加齡，一八七六年生，卒於一九四九年，年輕時曾寄居高長家，在教會書房學習印刷，進神學校就讀，與金醫生（Dr. W. Murray Cairna）習醫，後到彰化向蘭大衛醫生習醫，回臺南市開愛育堂，為當地名醫，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曾任新樓醫院院長。賴永祥，《教會史話》（一）（臺南：人光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四。

前者開「受育堂」醫院，後者開「再生堂」醫院。習醫者除實際技術的學習外，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八年間任新樓醫院院長的戴仁壽（Dr. George Gushue-Taylor）曾翻譯 Sir William 的醫學教科書，用白話字譯出，名之曰：《內外科看護學全集》，在一九一七年出版，³⁶成為學習西醫者的重要參考書。

瓦硐在澎湖和台灣來說，都算是基督教較早傳入的地區，一八八六年基督教第一次傳到白沙（包括瓦硐）³⁷翌年即在赤崁設頂山教會，³⁸後因教會受逼迫，故由赤崁遷到港尾，³⁹一八九二年因為瓦硐的信徒增加，故頂山教會改在許漢敦⁴⁰家聚會，⁴¹這是瓦硐教會的濫觴。一九〇六年瓦硐教會遷到許糧家，並舉行聖禮典。⁴²一九一三年瓦硐許姓獻地，教會落成，正式設立傳道師。⁴³此後瓦硐基督教的傳佈乃有一中心點。由於長期和西洋傳教士接觸，接受新的思維。風氣漸開，對世界大勢較有認識，故基督徒往往將子弟送到「府城」臺南受教育，或隨西洋傳教士習醫，⁴⁴這是瓦硐人習醫的背景之一。

瓦硐人最早習醫者為吳守鑑（字炳清），原向馬雅各習醫，繼與高再得同學藝於顏振聲，學有年所，醫術精進，取得臺南廳執照後，⁴⁵乃出懸壺，院名道生堂。一九一

³⁵ 高再得，傳道師高長第三子，一八八三年生，一九四七年亡故，他在長老教中學畢業後，到彰化醫館師事蘭大衛，後回台南開業，店號「再生堂醫院」。除當醫生外，他也資助台灣的民族運動，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並任理事。高昭義，《高長家族族譜》（台北：作者自刊，一九九六年），頁二二〇～二二一。

³⁶ 潘稀祺，《新樓情·舊相簿》，頁四一。

³⁷ 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歷史部，《南台灣教會史》（臺南：台灣教會公報社，一九五三年），頁三三～三四。此書以白話字印行。

³⁸ 《澎湖白沙鄉瓦硐基督長老教會獻堂手冊》，頁六。

³⁹ 同前，頁六。

⁴⁰ 許漢敦，名其仁，在一八八八年接受巴克禮牧師洗禮，為許漢厚（凌雲）秀才兄。

⁴¹ 澎湖宣教百週年慶典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澎湖宣教百週年事工的探討》（澎湖：該會，一九八六年），頁二四。

⁴² 《台灣教會公報》，二五〇卷三期，一九〇七年一月。

⁴³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澎湖宣教百週年事工的探討》，頁三〇。

⁴⁴ 吳文星在《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頁一四一～一四四，舉出基督教長老會教徒對日本新教育的因應和接受，非台人所能及，留學海外，亦以基督徒為嚆矢，可見一斑。

⁴⁵ 李騰嶽，《台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衛生篇（一）》，頁六四～六六，載一八九六年五月台灣總督府以府令第六號公布台灣醫業規則，除正式醫學校畢業，領有日本內務大臣醫術開業准狀或醫師准許証，或

六年（大正五年）購地築屋，與侄吳秋微（後敘）合開醫院，直到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吳秋微另開壽生醫院止。吳炳清醫術精湛，喜獲新知，鑽研不輟，當其開醫院時以後寮人葉助為調劑師，據葉言吳炳清每出郊區診療，尤其是台南喜樹、灣裡、茄萣一帶，當地對吳炳清醫術敬重者，聞其跫音，未藥已癒三分。吳曾一度攜妻呂氏回澎養病，是時有頂社張成得肺炎，弟張吉歸澎探視，不料被感染，以致胸俱蓄膿，除手術外別無良方，但苦無手術室及工具，勉以客廳為手術室，不料手術失敗，兩兄弟俱逝，吳在鄉之聲譽為之一挫。吳炳清後因心臟病過世，享年五十一歲。

當吳守清執業時用同鄉人許祖紹、小赤崁石萬基兩人為藥局生，兩人俱赴限地醫之考試，石萬基考上，赴旗山內門開業；許祖紹則不幸失利，遂赴廈門執業。

（二）五位出身瓦磚的限地醫

所謂限地醫乃因台灣特殊情形，在山間僻遠地方而未有醫生所定資格者，亦得審查其技術，限以地域、期間而暫准執行醫務者謂之。瓦磚因有學醫的先驅吳炳清，因而踵繼者不少。茲敘如下：

1.許奢：許奢父遵助，母名帶。生於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少曾與吳秋微、戴成、戴棟及弟許盾從學於戴錦潤，中午常蜷臥桌中，人號為「錢鼠」。十三歲時到台南為傭於苧仔街，因拭燈罩失手必須自負賠償，乃離職。後經介紹入吳道源存養堂學醫，當時在存養堂供職的鄉人有戴逢年（錦潤弟）、戴石頭、戴棟、許令俊，因戴逢年（時為館師）之介乃得學醫。年十九已盡所學。是時戴逢年與呂求籌設道安堂，凡在吳道源、顏振聲處習醫之瓦磚人都入道安堂。許奢年十九歸鄉娶妻，再回台南，然東家已不能留，乃到漚汪以涂明玉之醫生牌流行醫，時遭日警取締；再遷佳里興，以謝清海牌流行醫，然自恃非考上行醫牌照，依人籬下終非長久之計，乃往考限地醫資格，失敗，遂與友合股經營鹽魚行。也曾合資開鞋莊，再入試場挑戰，仍失敗，遂與戴成（後敘）回澎，往通梁學日語，一直到三十一歲時才終於考上。是年全台只三人考上，自十九歲習藝畢，中經十二年的努力才獲償宿願。

限地醫資格必須依政府之命前往行醫，許奢被派在大內，然佳里興的業務隆盛，意頗觀望，然若不就道，依法可以褫其醫生資格，故不得不前往。到大內後醫務仍大

由台灣總督領有醫業准許；此外，因台灣特殊事情，另定於山間僻遠地方，尚無本則所定資格，亦得審查其技術，限以地域、期間而暫准執行醫務，稱為限地醫，以後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一九三四年三度修正，關於限地醫師之申請考試及准許制限條件有四：1.限於該地方無現行開業之有資格醫師者；2.離該地日里三里以內，無現行開業之有資格醫師者；3.三年以內無有資格醫師開業之可期待者；4.一期以三年為限；但規則上雖定一期執業三年，但概得准許申請繼續行醫，且在符合1-3條件下亦可轉地開業，此種限地醫生，係由考試而行採取者，故其人數至為有限。

有發展，然大內另有科班畢業的吳姓醫生，既有正牌醫師到此開業，許奢只能趨避之，在大內共三年，臨別大內庄長楊雲祥等人為送金甌一，以致感謝之意。離開大內後往東後寮任醫生，該地偏遠，須自義竹圍步行入，某日出診而佚失衣物，因之想另謀他地行醫。託之宗親許水蓮。許水蓮本行醫台南縣後壁厝，已有倦意，乃以許奢代之，從此在後壁厝行醫，大為成功，不僅病人踵繼門前，也因性好排難解紛、熱心公益而涉入政治。曾任保正、農會監事、理事、協議會員。戰後當選台南縣第一屆縣議員，遂與鄉長黃清標等形成南北兩派，每逢選舉，競爭激烈，互不相讓。因事務繁縝罹患癌症，一九五三年過世，享年六十一歲。⁴⁶

許奢在後壁厝致富後，回到老家蓋了一棟房子，高揭「高陽衍派」，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林獻堂到澎湖過中秋節時曾到許家休憩，並享用午餐、晚餐，然後坐動動機船回到馬公。⁴⁷今屋已拆除。

2.戴棟：為塾師戴錦潤之子，小許奢一歲，生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原在顏振聲處習藝，時值鼠疫，被派送物與人，因怕被傳染趨不前，遂被開除。繼而到善化李久處、新莊人莊元能處學醫，心頗鬱鬱，乃隨林學恭（赤馬）牧師一面傳道一面販售奎寧粉。不久與一日人前往福建閩侯，日人死又重回善化與李久合作。迨其堂兄戴成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一九一五），以堂兄之名開業於臺南新市，一度另掛蘇醫生之牌，然終因屢試不售而心頗抑鬱，乃更努力而終得限地醫執照。派在安南本淵寮任公醫，前後十年。為人極節省，然對撫養幼弟及賙濟鄉人頗為盡力，年四十六得胃癌而故，憐右惜之。

3.戴梯：又名添梯，戴成之弟，戴錦象之第四子，未成醫之前渡海到廈門，易中國籍，肄業於台北醫專，第三年考上限地醫，遂未完成學位。⁴⁸其開業地點，依政府之命在臺南南化，南化為漢人及平埔西拉雅族混居地帶，戴在該地開設春生醫院，秉性溫和，待人親切誠懇，深得當地人心，他推動公共衛生，親身為之提倡，曾任南化庄協議員及南化信用組合理事；⁴⁹戰後又連任兩屆縣議員，又任南化鄉衛生所主任兼醫生，

⁴⁶ 許益超，《澎湖瓦硐小赤崁許姓族譜》（高雄：自刊本，不著年代），頁四五。

⁴⁷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另見許雪姬，〈灌園日記中的澎湖遊記〉，《硠砧石》，第十期，一九九八年三月，頁四一。

⁴⁸ 原幹洲在其所編的《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中稱其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專門學校，之後回澎湖醫院奉職，二年後到臺南州新化郡南化庄任公醫，一面開設私立醫院。按《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台北：景福基金會，民國八十一年），並無戴梯（添梯）畢業的記錄。

⁴⁹ 原幹洲，前引書。

⁵⁰卒年五十七歲。

4.呂朱益：呂當之長子，少渡海來台學醫，已有懸壺之能力，而苦無執照，卻因生計所逼，先在後壁寮行醫，再遷竹仔腳，當地取締密醫甚急，遂博覽群籍以求一試應第。皇天不負苦心人，終取得限地醫之資格，其行醫之地為內埔，因交通不便改月眉潭，是地在嘉義、北港之途中，頗受患者歡迎，不意為鄉友所感，連日兼夜做方城之戰，曾有連進三閱夜之例，病人來診，推辭不診，以致門前寥落；後染絕症，遂回鄉將養病體，四十四歲卒於鄉。⁵¹

5.方尚：字英傑，又號志極，父利，一八九八年生，十七歲隻身到東港，從西嶼籍名醫曾以忠⁵²學藝，一九二五年經考試得限地醫資格，是科八人得第，四人為日籍，澎湖籍者有三人。方尚被派在雲林縣水林鄉鳶松開業，並為頂鳶松公學校囑託醫，⁵³擅長內科、兒科，前述呂朱益未及第前亦曾一度師事之。方尚為人和藹，不涉入政治，《方氏族譜》稱其醫術精湛、仁醫仁術，且樂施好善，熱心族事、公益，舉凡族務莫不竭力以赴，頗有令譽。

四、正式醫學校畢業者

（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1.戴成：又名添成，梯之長兄，少曾修漢學，後到臺南愛育堂就顏振聲學醫，學成後與許奢回通樸學日語，同應考限地醫，均不第。叔戴逢年必欲使成醫生，故再令到安平補習，時安平校長為之推薦，以澎湖頗乏醫者，若分數夠，請先錄取戴成。果然一試而捷，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但因家貧，其學費得助於在愛育堂供勞役之弟戴石頭。當時月薪十八圓，自取四圓，餘供兄讀書。未畢業前，回澎省親，時表弟雲梯正罹鼠疫，幾不免，成與某日醫急對雲梯施手術，割除其腫塊，遂得癒，一九一五年畢業。⁵⁴畢業後先在台南灣裡執業，時堂弟戴棟尚未取得醫照，常為警察取締，成乃與棟互換診處，警察卒難干預；而後棟亦考上執照。以後徙臺南車仔墘開業，並向新化

⁵⁰ 吳銅，〈台灣醫師名鑑〉（台中：新生文化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頁二二九。

⁵¹ 許益超，〈瓦硐志〉，未刊稿。

⁵² 曾以忠，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三屆（民前八年），見《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二，後開業於東港。

⁵³ 台灣新民報社，〈台灣人士鑑〉（台北：該社，昭和十二年），頁三三五。

⁵⁴ 《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六。

梁道買一馬，出入俱騎之。⁵⁵戴成後在台南永康大灣開業，⁵⁶戰後於民國五十八年第十一屆醫師節時獲台灣省政府頒獎，並蟬聯三屆臺南縣議員，總計前後行醫四十年。

2.張雲梯：字健愷，祖父超英為前清秀才，為張百萬子孫，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九屆（一九二〇）。畢業後先在台北赤十字醫院支部內科實習，⁵⁷後開業於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顏其號曰尊生醫院，專治內科、小兒科。戰後曾任台中縣參議員。⁵⁸張行醫頗有所得，彰化鄭氏大宗祠修建時，辯護士鄭松筠為鄭姓代表，曾向其借款二千円可見一斑。⁵⁹

3.吳秋微：字拱照，又號壽星，一度改名吳微。⁶⁰本姓呂，父甘英贅於吳姓，父早逝，母遂再醮崎頭康氏。家貧，而自幼聰慧，及長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在校成績極佳，一九一三年以第一名畢業，⁶¹代表全班在畢業典禮時誦謝辭於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前。先在彰化市基督教醫院內科任職，後與其叔父吳炳清於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合開業於臺南，稱道生堂，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以後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在台南錦町開設壽生醫院，之所以取名壽生，因日人陸軍中將堀內文次郎惠贈一聯曰：養其生，保其壽。遂名為壽生。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入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就讀，取得醫學士的資格。⁶²壽生醫院高三層樓，備有X光室，當時為臺南各醫院之嚆矢。由於醫術高明與韓石泉、高再得、王受祿、楊元翰、石遠生併稱臺南名醫。擅長內科、兒科，亦能做外科手術膿胸患，痔瘡得其治癒者甚多，又能治眼科，後因他科醫例已繁，遂停眼科。

日治時期他加入台灣民族運動，曾當選台灣文化協會評議員，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任臺南市會議員，亦曾任臺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達十二年之久。戰後擔任台南私立長榮中學理事會理事長（一九四八年改為董事會時出任董事長）兼校友會會

⁵⁵ 許益超，〈瓦磘志〉，未刊稿。

⁵⁶ 《台灣醫師名鑑》，頁二四九，言戴成一開始就在大灣開業不確也。

⁵⁷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台北：該社，昭和十八年），頁二四七。

⁵⁸ 《台灣醫師名鑑》，頁一二九。

⁵⁹ 《鄭氏宗親名鑑》，鄭松筠，〈彰化鄭氏大宗祠建祠始末記〉。

⁶⁰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頁一四〇，吳微。

⁶¹ 《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四。

⁶²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頁一四〇，按其壽生醫院應該在一九二三年以後才開業，而非一九一四年，《台灣醫師名鑑》，頁二一六所載亦誤，《高長家族族譜》，頁四八二所言甚是。

長、長榮女中理事長等職，他同時是台南太平境教會的執事、長老，對故鄉澎湖宣道會有極大的貢獻，壽生醫院三樓自宅做為澎宣後援會之中心。⁶³

吳秋微酷愛旅行，曾兩度赴中國旅遊，一為一九一六年，一為一九二三年。第一次旅遊時路過香港，結識前清進士台南人陳望曾，有女年十四，雙眸幾失明，經介紹赴陳家為診治，其病為梅毒性角膜實質炎，為之調治漸放光明，本擬滯港五日，至是盤桓半個月之久，亦曾受廈門垵海朋友之請到該處行醫。

吳秋微卒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享年七十九歲。其妻高秀圓為高長之次女，有一子三女，第二代共有六位醫生。（後敘）

（二）昭和醫學專門學校

在昭和醫專畢業者為吳秋微之獨子吳鶴松。據云吳氏風神楚楚，有貴公子氣，喜好山好水，遊蹤不絕。在學中認識在東京帝國女子醫專就讀的洪貞淳，洪，韓國人，畢業後回朝鮮，供職於京城（漢城）セフランス綜合醫院，鶴松親往探視，方其締姻時，華宴設於日本東京雅敘園。吳鶴松畢業後任橫濱大雄山醫院小兒科醫局員，一九四一年底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冒險搭富士丸歸台，自是與妻協助父親吳秋微掌理壽生醫院。⁶⁴吳鶴松酷愛體育，曾任臺南市體育會理事，妻洪貞淳一度在臺南醫院婦產科服務，⁶⁵吳鶴松，一九一七年生，卒於一九七七年，洪貞淳一九一六年生，卒於一九七八年。⁶⁶

（三）日本大學醫學部

在日本大學讀醫科的為戴棟的長、次二子，戴棟撫弟戴神庇讀醫學博士，遂將教養子弟之責託戴神庇。戴神庇於一九二六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旋在該大學外科教室任醫員，⁶⁷遂帶棟長子雅典、次子雅頌到滿洲，僅一學期回台就讀長榮中學，當戴神庇欲赴慶應攻讀學位時乃將兩兄弟帶赴日本就讀。後兩兄弟考上日大醫科。戴雅典畢業後初開業於日本甲府市，其名曰戴醫院，主治內科、兒科兼治X光科。雅典善投資，在戰後於新府購地開業，亦經營旅館，本館設在大久保，分館設於調布。弟雅頌

⁶³ 高昭義，《高長家族族譜》，頁四八二，〈吳秋微醫師高秀圓長老生平略傳〉。

⁶⁴ 許益超，《瓦硐志》，未刊稿。

⁶⁵ 《台灣醫師名鑑》，頁二一二。

⁶⁶ 《高長家族族譜》，頁四九三。

⁶⁷ 黑田源次，《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奉天：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一年），頁一〇五、二一四。

畢業後，於母校附設醫院皮膚科任醫員，性如父較儉樸，後到甲府與兄共營醫院。當戰爭爆發，日本征醫師赴南方時，雅頌知難避免，乃自荐於軍方，並請攜眷同行，日本以在是地有親族方准帶眷，因其堂叔天青在南京為醫，日方遂許之。到南京，擔任金華同仁會皮膚科主任，後接謝百寧之百寧醫院（位於新街口），當日本入侵南京，乃遷於上海共同租界，至是與謝百寧之妹謝進香結婚，以後居住南京，直到戰爭結束。戰後回台在台南執業，號戴醫院，專治皮膚科，後舉家遷日，在東京開田井醫院，為精益求精，遂入日大再繼續研究，提出論文，故取得醫學博士。戴赴日遺其妻謝氏在台，在日另有內寵。

戴雅頌尤精桌球，在學中常為學校代表隊，由南京回台後組織南星隊親自教練，一九五三年曾代表我國出席日本國技館舉行的第二屆亞洲桌球選手權大會，獲優勝。一九七三年自日率成功桌球隊返台北比賽一週，曾任日本華僑桌球聯盟副會長兼總幹事長達十四年之久。⁶⁸

（四）私立東京醫學專門學校

許溢深，許奢子，幼隨父僕僕遷於佳里興、大內公學校與南門尋常小學。嘉義中學畢業後考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許溢深本長於數學，原有意進修物理學，惟父許奢執意其學醫科，志遂不得償。然習醫後亦致力於醫學，於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畢業。⁶⁹娶西嶼籍醫生曾以忠次女曾逸香。成婚後，到壽生醫院從吳秋微學，以厚其經驗，未及一載於一九三五年往歸仁開設仁壽醫院。⁷⁰由於醫術精微，遠近患者踵繼。除因之家道殷實外，因其名望也涉入政治，戰後與同庄王允得各為一方之雄，每有地方選舉，莫不壁壘分明、互拼席位，直至一九七一年爭鬥方休。期間曾兩任縣議員，⁷¹建議興建關廟水庫以備災荒，惜其議未能得售。許溢深承自母體格健碩強壯，拙於視力，晚年視覺模糊猶能醫病，患者不輟。除醫學外，通經濟之學，頗能理財，富於子嗣，其中有三人繼其衣鉢。

（五）愛知縣縣立醫大

吳國垣乃澎湖第一位醫生吳炳清之次子，學醫之餘酷愛運動，中學讀同志社中學時為四百、八百公尺賽跑好手。畢業在即，罹腸神經痛，無法開刀，然冀取得証書，

⁶⁸ 〈瓦硐志〉，未刊稿。

⁶⁹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南瀛會名》（會誌第六刊），不著出版年代，頁十。

⁷⁰ 《台灣醫師名鑑》，頁二四九。

⁷¹ 〈瓦硐志〉，未刊稿。

不顧病體，日夜勤讀，終於獲得學位，然亦以過於辛勞而在畢業二週後過世，遺骨送回台，葬於台南三分子。未亡人日女寺田瑞穗與二子在日，日久瑞穗死，親戚間遂絕音問。後其堂姊吳英姿（吳秋微女）赴日訪之，其後人於一九六八年回台認親，並取來瑞穗骨灰之半與父國垣合龕；另攜回父之遺灰之半帶回日本與母合龕。⁷²

（六）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

呂俊一郎：父呂秋雨。台南第二中學畢業後，赴日，入慶應義塾大學醫科就讀，後留於大學院繼續研究，一九四七年以〈抗腫瘍性物質の廿日鼠妊娠に及ぼす影響〉一文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任職橫濱濟生會病院產婦人科醫長。⁷³

（七）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

許整景：父許令咸。自幼到台南就讀，住在宗叔許奢處，終日與群兒嬉戲，不知者以其頑劣，孰知其天賦異稟，過目成誦，早已成竹在胸，中學四年即考上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績優良，擬再深造，因其弟妹多人（有兄姊妹十一人），⁷⁴不能不儘早開業以稍卸父母之仔肩。一九四三年回馬公開設救生醫院，醫院設備新穎，備諸醫療器材，故患者爭來。戰後任澎湖縣第一任縣參議員，人民保障協會主任委員，澎湖縣醫師公會理事長，亦兼任馬公要塞司令部中校主任醫官，與司令史文桂相熟。⁷⁵一九四六年與謝掙強競爭第一屆國代，不幸落選，⁷⁶遂遷往高雄執業，仍名其院曰救生醫院，專治內科、小兒科、花柳病科、呼吸器科。⁷⁷又曾與李玉林競選澎湖縣長，鎩羽而歸，⁷⁸一九六二年當選高雄市澎湖同鄉會理事長，⁷⁹至一九六五年卸任，任內對鄉親的貢獻頗大。

⁷² 〈瓦硐志〉，未刊稿。

⁷³ 同前註。

⁷⁴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許春菊女士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五期，民國八十三年，頁二九三。梁許春菊為許整景之妹。

⁷⁵ 許雪姬訪問、紀錄，〈許整景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三期，民國八十一年，頁二九八。

⁷⁶ 同前註。

⁷⁷ 〈許整景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三期，頁三〇八。

⁷⁸ 同上書，頁三〇九；《台灣醫師名鑑》，頁二五七。

⁷⁹ 高雄市澎湖同鄉會，《西瀛潮聲》，第二十五期，頁二，〈高市澎同鄉會四月日正式移交〉。

(八) 青島東亞醫學院

戴雅音為戴棟第三子，其長、次兄雅典、雅頌均畢業於日本大學醫學部已如上述，台南長老教中學畢業後考入青島東亞醫學院。一九四一年日美開戰，往東京尋兄，在東京被強徵赴南洋為軍醫，所搭之船七艘連袂以互保。當艦隊駛進綠島與台東洋面，突遭美潛水艇擊沈其中四艦，戴氏所乘亦中彈，戴氏善游泳，然為救一袍澤，而扶其腋，且游且激勵之，因天冷而心臟病麻痺因而猝死，其友反得救援而生，死後屍體漂擋台東猿仔山溪口，其堂兄神庇為治後事，亡時年僅二十四歲。⁸⁰

(九) 南滿醫學堂（滿洲醫科大學）

南滿醫學堂創立於一九一一年，地點在奉天（今瀋陽），一九二二年改為滿洲醫科大學，為全東北最好的醫科大學，⁸¹瓦硐人中有三人就讀，茲分述如下：

1.呂耀堂：父呂震妙（一字宏輝）為秀才，⁸²台灣割讓後，他因不滿日人打他一巴掌，⁸³憤而於一八九七年初離台，保留清國籍，先居廈門馬巷陳坂鄉，再遷金門，呂耀堂即誕生於此。⁸⁴呂氏全家在一九〇年七月三十日向台灣總督府申請日本籍，並回澎湖，⁸⁵呂耀堂少讀廈門旭瀛書院，畢業後與同班同學晉江人黃丙丁進入南滿醫學堂預科，旋入本科，於一九二五年畢業，是全台第一個畢業於南滿醫學堂者。⁸⁶畢業後在安東滿鐵醫院任外科醫長，一九二六年到撫順任中華撫順醫院院長。⁸⁷後回廈門開業，院名宣正醫院，也曾一度任大阪商船會社屬船巴城丸的船醫，行駛東南亞，後易為長沙

⁸⁰ 〈瓦硐志〉，未刊稿。

⁸¹ 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會員名簿》（東京：該會，昭和五十三年），沿革誌。

⁸²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四十九卷，一、三十一年末學校一覽表。

⁸³ 據其表妹戴秀麗說：「澎湖發生鼠疫那年，日本人為了怕疫情擴大，特將澎湖每戶人家噴灑消毒一番，並於消毒作業完畢的民宅牆壁上，打個×作為記號，以便有所區別。沒想到二姑丈〔呂震妙〕從外頭回來不知此事，且嫌宅難看，二姑丈就動手把記號擦掉，剛好被隔鄰完成消毒作業的日本兵看到，就不由分說地上前給了二姑丈一巴掌，二姑丈一氣之下，就帶了家眷搬到廈門去住。」見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戴秀麗、秀美姊妹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六期，民國八十四年，頁一〇一。

⁸⁴ 呂震妙，〈震妙珍藏家譜〉，呂震妙生於咸豐九年八月五日，卒于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⁸⁵ 許雪姬，〈澎湖的人口遷移－以白沙鄉瓦硐村為例〉，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頁九三。

⁸⁶ JD24,3 〈南滿醫學堂卒業生學籍簿〉黃丙丁、呂耀堂，此檔案藏於中國遼寧檔案館。據云之前曾先就讀醫學專門學校。

⁸⁷ 《盛京時報》，明治四十五年三月二日，第五版，第五八七一號。

丸，航行於中、日間。以後開業於福州城內侯官巷，院名救世醫院，院高三層、病室十八，在當時為一設備周全之醫院，其醫術以醫痔最擅勝長，有意籌設綜合醫院，故又回滿洲醫科大眼科教室任副手兼醫員。⁸⁸無何，閩變發生，醫院遷大橋頭，名曰南台救世醫院，患者仍絡繹而至。中日戰爭爆發，乃棄醫院回台，先在嘉義懸壺，狀況今非昔比，鬱抑不得志，再往香港，亦無所得，旋回瓦硐，賃許奢之祖屋行醫，繼賃呂古圓之屋，惟因吸食阿芙蓉，雖精治痔而患者不絕，終因逾時不診患者漸去，自身也漸形銷骨立。患者既裹足不前，復遷來台，以中毒日深，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自盡，聞者惜之。其再婚妻呂梅英，閩侯人，盡得呂耀堂治痔之精妙，考得執照，在嘉義開業。⁸⁹

2.戴神庇：父錦潤為塾師，兄為戴棟已如前述。一九〇二年生，據傳生後掉入溺器，室內漆黑，以火柴點火，連擦九次方亮，被救起時已奄奄一息，其母以神靈呵護乃得不死，名之神庇。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南滿醫學堂，以成績優良榮獲張作霖賞，先在同校附設醫院任副手，不久辭歸台南，任台南醫院外科主任，⁹⁰一九二七年到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任助手，進一步深造，另方面在青江淺草之醫院任駐院醫師，而是時其二侄又依其為生，食指浩繁，都累夫人黃氏任助產士及租出二樓供學生膳宿維生。戴專攻細菌學，其妻產褥熱，以之為實驗，後提出證明產褥腔內白色葡萄狀球菌與初生兒白色葡萄狀球菌性膿疱疹之關係，一九三二年得到慶應義塾大學博士。⁹¹是全澎第一個醫學博士。

回台南後在大關帝廟附近開設神庇醫院。戴神庇曾一度替台北某保險會社，和台南新樓醫院的英人李醫生商量將以十萬元買之，因其將脫離基督教的經營範圍，為台南諸醫如顏振聲、高再得等人所反對，經蔡培火往勸誠，戴乃中止是項交易。⁹²戴因積勞成疾，病逝時僅四十五歲。

3.戴耀闔：為戴逢年之長子，戴神庇之堂弟。一九一九年進入臺南長老教中學就讀，⁹³後自台南轉學奉天中學，考入南滿醫學堂，並於一九二七年畢業，⁹⁴僅比戴神庇

⁸⁸ 黑田源次，《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奉天：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一年），頁一一五。

⁸⁹ 〈瓦硐志〉，未刊稿。

⁹⁰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二六。

⁹¹ 《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一〇五、二一四；〈瓦硐志〉，未刊稿。

⁹²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二〇〇〇年），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頁三三八～三三九。

晚一年，時東北尚多盜賊，某日有賊潛入校舍，黑暗中為學生所擒，因將之反綁，浸於池中，平明視之乃學校之舍監。蓋社監聞有賊，倉皇出而攔之，賊乘隙而去，至是為後至之學生誤為賊。在學中曾參加滿洲醫科大學醫療團赴四平街等地義診，患者多喇嘛。畢業後到福建龍巖美國長老教會救世醫院服務，時院長為Hallamon（夏禮文）。回台後在馬公開愛生醫院，專治胃腸內科，曾任澎湖馬公街協議員及澎湖廳協議員。中日戰起被徵到軍中當翻譯官，並強徵往汕頭市立醫院任院長，前後四年半，而後再往香港博愛醫院任內科主任。⁹⁵

戰後回台於一九四六年在高雄開業，名愛生醫院，曾任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⁹⁶一九六六年再遷地營華廈，一九七〇年得癌症，同年九月六日過世，享年六十歲。

（十）鼓浪嶼博愛醫院特設科

戴天青又名添曲，乃戴成之四弟，未至廈門前先隨兄成習醫，在博愛醫院學習中因成績特優而保送回台南醫院特設科就讀，畢業後到南京百寧醫院服務，⁹⁷自覺醫藝未精，遂以中國籍的身份再入日本大學醫學部進修。回中國後，獻身軍旅為軍醫，隨軍隊轉戰，後脫離軍中，在金陵開業。不久中日戰爭爆發，因受黃濬間諜案⁹⁸牽連，在南京被槍決。⁹⁹

（十一）東京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1. 吳英姿：吳秋微長女，品學兼優，在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時已名列前茅，畢業後保送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當時該校以日人為多，吳能脫穎而出甚屬不易。一九四

⁹³ 台南私立長榮中學，《校友芳名錄》，頁二九。

⁹⁴ JD24，3〈南滿醫學堂畢業生學籍簿〉，藏中國遼寧檔案館。

⁹⁵ 《口述歷史》，第六期，頁一一一，〈戴秀麗、戴秀美姊妹訪問紀錄〉，此中言在汕頭一年不確；而在香港博愛醫院為任內科主任，非當院長。

⁹⁶ 《台灣醫師名鑑》，頁二五五。

⁹⁷ 百寧醫院即戴雅頌妻舅謝氏所開，見前。

⁹⁸ 黃濬，閩侯人，畢業於清末北京譯學館，自一九三五年起任行政院簡任秘書。事緣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全面對日抗戰後，軍方曾召開一項秘密會議，會中決定欲將聚集在長江口的日本船隊炸沈，封鎖長江口，不料軍情外洩，日本提早將船隻駛離長江口，之後查出黃濬涉有重嫌，經查証後方知黃氏每日會至一俱樂部喝咖啡，且習慣在衣帽間左方放下其帽子與大衣而入室，而此時右方已有相同的帽子放置，黃氏喝畢乃拿走右邊的帽子，以此發現黃帶來的帽子內藏有軍事機密，事遂發。

⁹⁹ 《口述歷史》，第六期，頁一一三～一一四，〈戴秀麗、戴秀美姊妹訪問紀錄〉。至於黃濬與戴天青之間的關係則不詳。

一年畢業，夫為彭明哲，彭清靠之長子，彭明敏之長兄，畢業於長崎醫科大學，婚後同至長崎任職，因而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美軍在長崎投下原子彈時，兩人在現場，幸而脫險，並協助救災。¹⁰⁰戰後回台協助公公彭清靠開彭產婦人科醫院。¹⁰¹

2.戴百花：為戴成之女，亦為東京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一直留在日本並未回台，與台灣之緣亦告斷絕。¹⁰²

除上述外，還有兩位牙醫師，亦一併敘述於下：

(一) 吳國藩：為吳炳清長子，畢業於大阪齒科大學，初回台開業於其父的道生堂，並在北門設分院，以呂松炎為技工。某日有一已文定之女來求治，回家後天明而亡，乃因細菌侵入發炎，實非醫者疏忽，然女父訴之於官，遂生醫療糾紛，後因罪嫌不足，僅拘留松炎二日。以後開業又慘遭回祿，過二、三年移居斗六，號國愛齒科，雖曾再易地而開業，然總不出斗六市街，晚年退休改居高雄。¹⁰³

(二) 許淑蘋：許奢女、許溢深妹，中學畢業於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旋隨兄負笈東京，就讀於東洋齒科專門學校，畢業後回台，與兄許溢深同開業於歸仁，在仁壽醫院隔鄰租某樓上為醫院。後嫁給京都帝國大學農學士吳振輝，屏東人，時就職於滿鐵，許淑蘋由吳之姊帶往大連結婚，然後居哈爾濱，一年餘而有弄璋之喜，然因失血過多而亡。許氏本為父許奢所愛寵，聞之如晴天霹靂，搭機經朝鮮至滿洲，帶回其骨灰，安葬於屏東基督教公墓。¹⁰⁴

五、瓦硐籍「醫生」的海外經驗

(一) 赴中國者

如上所述呂耀堂、戴天青等常年在中國大陸開業者有之，而如戴神庇則在其母校滿洲醫科大學任助手兼醫員；這些正式醫學校故毋論矣！亦有在台學醫未能取得執照而前往中國者，這些人若非借牌他人，則入偏鄉僻地為密醫，以頗能博當地人之信任，故業績不惡。據寺島廣文廈門領事的報告，說有些有醫術經驗者，或在醫學校中

¹⁰⁰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五四～五五。彭明敏為彭明哲弟，彭由東京到長崎疏開時，遇到美機轟炸，失去左臂，此時正在彭明哲家療養。

¹⁰¹ 《台灣醫師名鑑》，頁二五四。

¹⁰² 〈瓦硐志〉，未刊稿。

¹⁰³ 同上。

¹⁰⁴ 〈許逸香信〉，許逸香為許溢深妻，寫信向親人報告許淑蘋的死訊，及公公將往奔喪之狀。

途退學；或漢醫等自稱醫生，亦未經登記即開業，但開業之成績不惡。¹⁰⁵瓦硐人中亦有未能在台取得執照、或取得執照後即赴大陸發展，此似乎為一固定的模式。

前所述瓦硐第一代醫生吳炳清，曾有許祖紹及小赤崁人石萬基，當其藥局生，石一試得售，往旗山內門開業，而許祖紹則不第，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遂渡閩，寓廈門浮宮，開懷德醫院，救濟貧病，嘉惠鄉里，深得當地人心。然中日構畔，不能見諒於當地人，遭毆打、甚至危及生命者皆有之，因之人人思歸，祖紹亦將買棹回台，當地人勸其改隸中國籍而常駐行醫以嘉惠患者，從之，遂未回鄉。迨風雲平息，許祖紹已十多年未歸家鄉，唯思鄉之情未嘗或忘，壯年時曾抄〈許氏族譜〉，至是為作序文「續修許氏族譜緣起」「以啟後人觀此序文可審尊祖敬宗之念厚矣！」¹⁰⁶

許祖紹之弟江珊亦步兄之後塵為醫於大陸，先是江珊學醫於嘉義，為黃三朋助手，學愈久術愈精，乃渡海到海澄定居，亦開業懷德醫院。他怕中日戰起有所牽連乃單身到新加坡藥材行任職，戰爭結束許江珊回到海澄，又因大陸淪陷，與故鄉絕音訊。

許開新是另一行醫於廈門者，開新之父戴公就贅於許嫌，許生雙胞胎，長開源姓戴，從父姓，次開新從母姓，姓許。及長到廈門習醫，入鼓浪嶼博愛醫院特設科，與戴天青同校，自認藝未精進，乃回台隨戴神庇博士學，學成後再往廈門，取得執照後開業於南普陀洪厝，羈留大陸不再返台。

許能辨年十五、六歲入同鄉戴成醫院學習調劑，又從他醫再學醫術，歷阿里港、斗六各醫館後，到福建同安開業，直到戰後攜眷回台，於馬公羈留數月，後再渡廈。大陸淪陷後，亦失鴻爪。

張雲騰先在吳炳清處習醫，後入廈門集美醫院深造，學成後到南京開業，後入軍旅為醫，累升至軍醫上校，曾二度歸鄉，再赴北京，一去即杳如黃鶴，家人百般求跡，終歸徒然。

（二）赴南洋者

黃得時亦師事醫師李久學醫，頗有心得，懸戴成牌流行醫於梓官、蜈蜞潭、本淵寮諸地，與兄戴棟同考限地醫，棟得售，而得時卻不得志，唯其開業狀況並未因落第而受影響。旋因附近某醫訴其無照於官廳，遂遭拘留於新豐郡役所，一九二二年乃渡

¹⁰⁵ A5,3,0,3-2台灣人關係雜件 在外台灣人事情關係，亞細亞局機密第556號，〈台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查 方ニ關スル件〉。

¹⁰⁶ 許祖紹，〈續修許氏族譜緣起〉。

廈門。初寓姑丈呂震妙處，雖蒙善待仍不自適，一九二五年乃與友謝秋田遠航泰國。謝秋田，鹽水人，畢業於台南神學院，再轉職為醫，兩人遂在首都曼谷近郊一起開業，謝深究神學疏於脈斷，乃向黃學始能遊刃有餘。此地所居以漢人為多（來自潮汕）習服中藥，不屑注射，業務難以推展，醫院關閉，兩人亦告分手。戴遂經營糖糉，預計順利可獲倍蓰，將富而歸鄉，不料因爪哇糖大量進口而血本無歸。再遷馬來西亞宋卡，居民多受英國教育，願服西藥，乃在此開福建醫院大展身手，以善治瘡疾聞名。未幾大東亞戰爭爆發，乃暫閉醫院而做軍部生意。戰後因屬日籍而有縲絏之災，遷移數地，更坐牢十一月，卒待至首任中華民國駐泰大使到泰，經台人抗議，謂若非軍夫而在戰前即來此地，不能遣送回台，需視其自由選擇。

黃本有歸意，以資金凍結而遂不能回，時年已五十一，遂重操醫業，唯與家鄉不通音問，家人誤以為已亡。一九四六年澎湖後寮人葉金鍊歸台，其子克昌往問父音訊，方知人猶在泰國，遂於一九五一年往泰國曼谷見面，父固已富贍財，重餽其子，欲其留下管理家業，唯子未能從父命。黃在泰國已別娶，迨黃死，其子僅能泰語，久之遂親情疏斷。¹⁰⁷

六、醫生世家

所謂醫生世家即泛指至少在三代人中每一代都有直系血親當醫生，還包括因婚姻所增加的醫生，如果放大上述日治時期而將時間往後延到戰後，也許更能看出瓦硐幾個重要的醫生世家（見表一）。以戴家而言，其先世戴媽功幼隨母來瓦硐，遂定居之，卒於一八八三年，在瓦硐來說，戴姓是相當晚才遷入。¹⁰⁸戴媽功共生五子二女，其孫輩有九人成為醫生，其中有三人是限地醫，一人是戰後醫師考試及格者，其中戴神庇是台灣第十二位醫學博士，也是澎湖第一位醫學博士，¹⁰⁹到第四代有兩位醫學博士及兩名醫生，戴雅音海難亡故，戴雅典則一面行醫一面經營其他事業，成為富人，第五代至少有三人為醫，其餘尚未完全調查清楚。

許助為許氏來澎第二十一世祖，其叔許自是，因家貧，十歲左右被賣給鹿港商人，所換得只有一包高粱，由此可知許家之困頓。許助子奢、盾早年到台學藝，直到

¹⁰⁷ 《西瀛潮聲》，第十九期，民國五十年七月十五日，頁七，本刊記者〈九二高齡壽翁葉標先生福祿滿堂〉。葉金鍊為葉標的兒子；〈瓦硐志〉，未刊稿。

¹⁰⁸ 〈瓦硐志〉，未刊稿。

¹⁰⁹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一二六。

奢考上醫生執照，家境才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許助的孫輩已有五位醫師，雖其中還有二位非科班出身而是考試及格者，到第四代也至少有四位醫生，而奢子溢昌雖非醫生，卻是藥學博士，若以較不嚴謹的定義來看，溢昌也算是醫生世家成員之一。

吳遵敏生有三子，長子早故，次甘英為入贅（吳氏檻）者，三子守鑒為限地醫，到第三代則有四位醫生；第四代有七位醫生，吳秋微生一子三女，媳婦及三個女婿都是醫生，而長女也是醫生。

這三家可以說是瓦硐醫生世家的代表，當然還有張家及許家同宗許令咸家，他有十三個子女，其中有三個兒子許整景、許整理、許整治為醫生，其女婿梁炳元（梁許春菊夫）共有四位醫生，唯因第三代的資料尚未調查齊備，故目前尚未將其列入瓦硐醫生世家中。

七、結語

本文主要利用《台灣醫師名鑑》、各種相關同學錄、瓦硐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瓦硐志〉及不斷調查訪問等相關資料來介紹瓦硐籍的醫生，分成限地醫、正式醫學校畢業（包括牙醫）、有海外經驗的醫生（有部分是密醫，故未列入二十四名醫生中）與醫生世家這幾個單元來介紹，由於這些醫生大半都離開瓦硐開業，因此若不將其紀錄下來，則恐這些史料湮沒無存。而澎湖人大量移民來台之情況，也可由醫生這一行業窺出端倪。

瓦硐在日治時期是一個人口不到六百人的寒村，卻有二十四名醫生；不僅如此還有不少老師，瓦硐文風之盛最主要在於瓦硐原是白沙島的一個港口，有發動機船來往，有易和各地聯繫之便；且因傳教士很早就到瓦硐，不少人改信基督教，而早期傳教士以醫療行為為傳道的手法之一，因此瓦硐村信教的村民紛紛來到臺南向西醫習藝，並接受日本政府考試，取得限地醫的資格，在臺南縣市一帶開業，均頗有成績，因此踵繼者不少。本文所舉出三個較大的醫生世家都信基督教，即其例証。瓦硐人之間也頗為團結，廣為奧援，常用同鄉人做藥局生，予以訓練，俾能考上醫生資格。同時正式開業醫也提供機會讓甫離開醫學校者實習，如許溢深在吳秋微的壽生醫院實習。

正式醫學校畢業生，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的瓦硐醫生只有三人，大半在日本取得學位，也有到滿洲醫科大學，或青島東亞醫學校、廈門博愛醫院特設科就讀者，這三個大學都是日人開設的，只是在中國境內而已。

上述醫生各有各的遭遇，比較特別的是戴天青因黃濬間諜案而遭株連；吳秋微參

加台灣文化協會成為民族運動的尖兵，也有人遠赴中國大陸、日本甚至泰國行醫。不再回到台灣者，如女醫學博士戴百花。當然醫生中也有一些沈溺於麻將與毒品者，導致身敗名裂，不得不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有些醫生深入地方成為庄長、議員，或投入實業界，更有些醫生掉入地方派系互相傾軋的泥淖中。醫生百態，也正是社會諸現象之一。

醫生的婚姻現象應該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醫生子女間的互為婚姻，相當多，如許奢子許溢深與曾以忠醫生女婚配，吳秋微女吳英姿嫁給彭清靠醫生的長子；三女吳碧姿嫁給侯全成子侯書宗，因此如能明瞭婚姻網絡對醫生世家和了解家族網絡相信也有很大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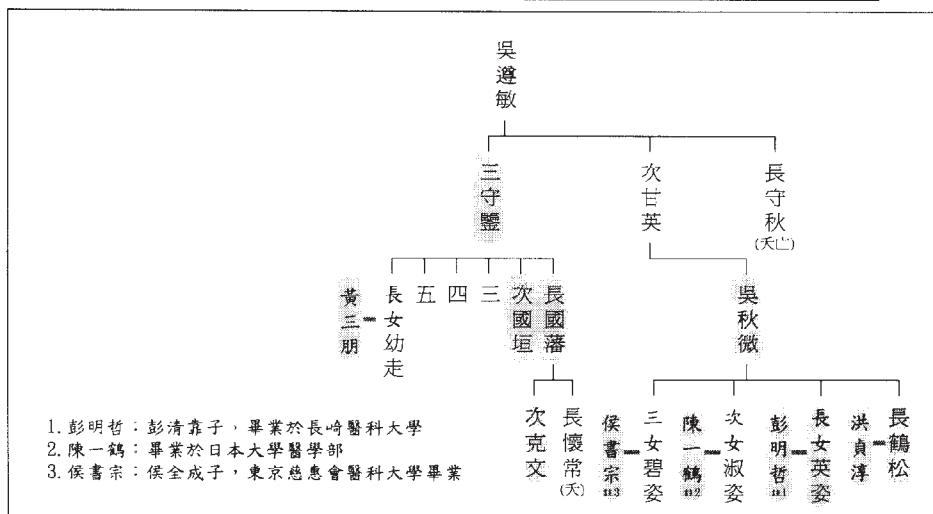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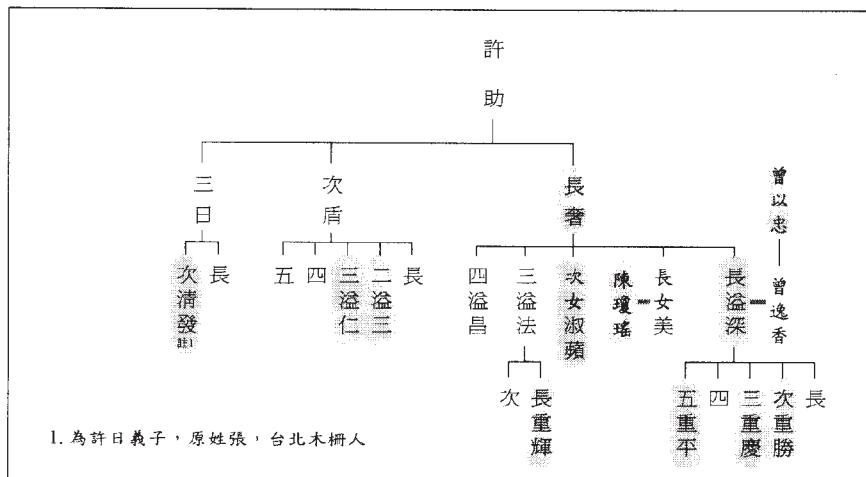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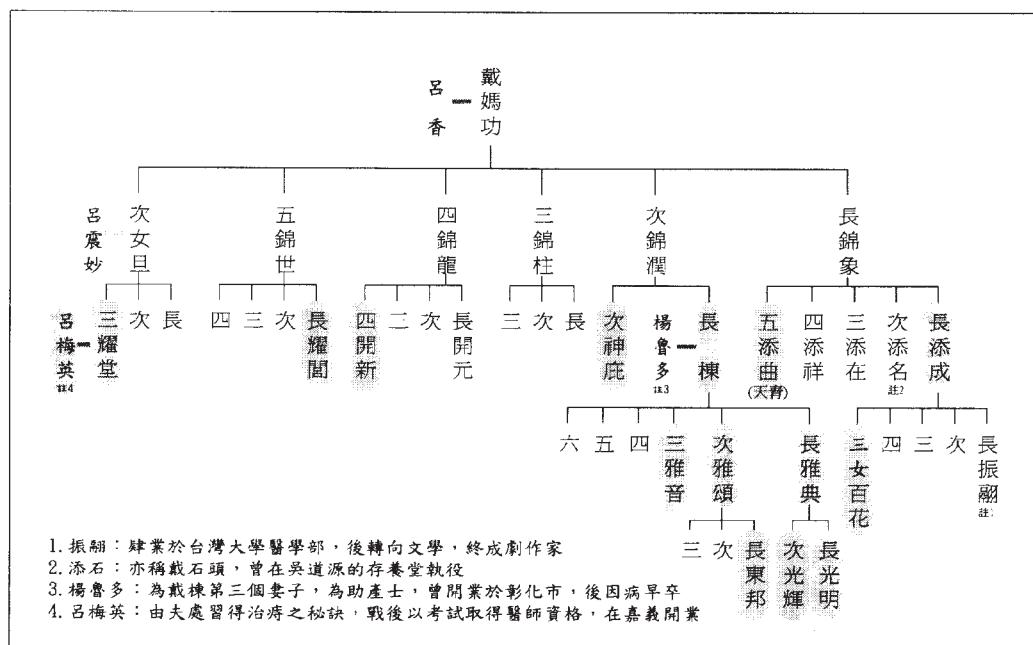
限地醫與正式醫科畢業生間是否有緊張關係存在？依限地醫的規則，該地若已有醫學校畢業者，則必須易地開業，之間確有互相排擠的作用；而限地醫是否真的只能在該地營業，事實上限地醫亦有轉移他地區開業者。¹¹⁰

本文旨在呈現搜集多年的鄉土史料，限於篇幅及時間並沒有加入藥劑師和產婆、護士及中醫，這些都算是與醫療相關的行業，雖未寫在文中，但據初步計算約有二十多人，如此一來瓦硐人的醫療關係人口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此一比例到底顯示何種意義？和鄰村的後藔甚至赤崁、西嶼相比是否具有一定的意義，由於過去的鄉土志或地方文史工作室均未對此一能迅速轉變身分、往社會階層上昇流動的行業—醫生做一廣泛的調查與研究，無從比較，不過瓦硐村的醫生、博士的數目在澎湖來說相當有名。

上述所提到醫生，有的是本人的親戚，有的是本人所親見，因此有些資料未曾加註，特此說明。

¹¹⁰ 李騰嶽，《台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衛生篇（一）》。

表一：醫生世家世系表



※如上世系表中，加陰影部分者，其職業皆為醫生